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四十四回 鼎興店書生遭困苦 度厄寺高僧指迷途

卻說譚紹聞辭了眾賭友，出的張宅門，此時方寸之中，把昨夕醉後歡字、悅字、恰字，都趕到爪窪國去了；卻把那悔字領了頭，領的愧字、惱字、恨字、慌字、怕字、怖字、愁字、悶字、怨字、急字，湊成半部小字彙兒。端的好難煞人也。忽然想出逃躲之計。過了府衙門街口，只聽得一個人說道：

「相公騎腳驢兒罷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正要僱腳哩。」那腳戶走近前來問道：「相公往那裡去外譚紹無言可答。沉吟了一會，猛可的說道：「上亳州去。」那腳戶道：「我不送長腳。」遲一下又道：「相公要多給我錢，我就送去。」兩個人就講腳價，腳戶信口說個價錢，譚紹聞信口應答，卻早已過了崗了。

一齊站住，講停當價錢。腳戶道：「我跟相公店裡取行李去。」

譚紹聞道：「我沒行李，也沒有店裡住。」這個腳戶姓白，外號兒叫做白日晃，是省城一個久慣牢成的腳戶。俗語說，「舂、皂、店、腳、牙」一舂是篙工，皂是衙役，店是當槽的，腳是趕腳的，牙是牛馬牙子。天下這幾行人，聰明的要緊，閱歷的到家，只見了錢時，那個刁鑽頑皮，就要做到一百二十四分的。譚紹聞少年學生，如何知道這些。

這白日晃把譚紹聞上下打量一番，說道：「相公上亳州做什麼？」譚紹聞道：「看我舅舅去。」白日晃道：「相公舅舅是誰？」譚紹聞道：「東門裡春盛號，姓王。」白日晃道：

「是春宇王大叔麼？我時常送他往亳州去。他落的行，是南門內丁字街周小川家。這王老叔見我才是親哩。我就送你去。但沒有個行李，天雖不冷，店裡也不好住。我跟相公去，些須帶個被套衣搭兒，今日就好起身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又盤算，還去不成。」白日晃道：「啥話些，一天生意，大清早講停當了，忽然又不去了，這個晦氣我不依。」譚紹聞輸了錢，方寸亂了，心中想躲這宗賭債，未加深思，信口應了腳戶一聲。轉念一想，大不是事，又急切要走開，不料竟被腳戶纏絞住了。見白日晃這個光景，只得說道：「咱到明日起身何如。」白日晃道：「我今日這個生意該怎的？你須與我定錢，外加一日盤纏花消。」旁邊又有人捧掇，譚紹聞就手中包兒與了一個銀鏰兒。白日晃道：「我明日在此相等。這銀子到亳州同王叔稱了，一總算明。」譚紹聞方才擺脫清白。一徑回碧草軒，躺在廂房牀上，如病酒一般。

譚紹聞這一向在軒中讀書，白日在軒上吃飯，晚間就在廂房睡。因而這一夜外出，家人並不涉意，母親妻妾以為仍舊在書房，鄧祥只說偶然在家中睡了。王中因城中市房難售，利息銀兩可怕，一嚮往鄉里打算賣地去了。所以家中個個照常，並不知紹聞賭博輸錢的事。紹聞一夜不曾眨眼，心中又悶，整整睡到日夕，方才起來吃了一點飯兒。到了晚上，仍自睡倒。左右盤算，俱不是路。旋又想到，這五百兩銀子，只那假李逵將不知怎樣撒潑催逼哩，那個野相，實叫人難當。頓時心中又悔又懼，大加悶躁起來。

到了半夜。猛然牀上坐起，說道：「罷了，我竟是上亳州尋我舅舅去。天下事躲一躲兒，或者自有個了法。猛做了罷。」

因把睡的簿被，用單兒包了，瓶口係在腰間，帶上假李逵找來的銀子。東方微亮時，偷出的碧草軒，一徑到了府衙門街。恰好白日晃趕的牲口來，二話不說，搭了牲口，不出東門——怕王隆吉看見，一徑出南門，上亳州而去。

家中不見了譚紹聞，這王氏一驚非小。東寺裡抽籤，西廟裡許願。又著鄧祥、宋祿一班家人，出北門到黃河問信，菜園深井各處打撈，荒郊大墳各處尋覓自不待言，無一絲蹤跡。王氏無奈，著德喜兒上南鄉叫王中回來，王中詳問了連日因由，一口便道：「此事范姑子必知原情。」王氏叫的范姑子來，問那月寫募引的話，范姑子道：「次日到庵，寫畢一茶即去。」王氏信了，王中不依。王中寫主母呈子，自己抱告程公。程公將范姑子當堂審訊，范姑子是自幼吃過官司的人，一口咬定一茶即去，是他家急了，枉告尼僧。程公見無證據，難以苦訊。

又叫了譚宅家人鄧祥問話，鄧祥供：「小家主於不見的前一日，曾在書房吃飯，晚上伺候的睡了是實。」程公已知此中必涉奸賭兩宗情事。方欲追究，忽接撫台文書，命往南陽查勘災戶，此事便丟得鬆懈。

單講譚紹聞騎著白日晃的腳兒，行了一日，心中有些後悔，又要回來，偏偏白日晃有省城客商捎往亳州的書子二封，已得捎書工價三百文，堅執不允。譚紹聞也由不得自己，亦喜得免假李逵多少糾纏，只得依舊上路。

曉行夜宿，進了亳州城。白日晃一直送到周小川行店門首。

找完腳價，白日晃牽開牲口，自向別處投書子去。譚紹聞進了行店，早有周小川迎入櫃房。聽了土音是祥符人，問了姓名，說是尋王春宇的。周小川道：「令舅王爺昨日起身下蘇州去了。因是蘇州有書來，閃下二百匹綢子，在作坊裡染，老染匠已死，他兒子不認賬，有抵賴的意思。伙計因是王爺親手交的，同的有人，所以帶上書來。王爺昨日起身去了，將來只怕在元和縣還有官司哩。」譚紹聞聽了此言，把心如丟在涼水盆裡一般。周小川叫來廚役吩咐了幾句話，須臾臉水茶飯齊到，四盤菜兒，有葷有素，大米飯兒，一注酒兒。吃畢，譚紹聞便說在行內住下等舅舅的話。周小川道：「譚爺差了。你說你是春宇王爺的令甥，我不過因是口語相投，故此少留申敬。圖日後王爺自蘇州回來好見面的意思。其實您是甥舅不是甥舅，我如何得知？若說在行裡住下等著，我要說一句不知高低的話，敝行銀錢地方，實不敢擔這於係。這街口有座店房，門上牌兒『鼎興老店』，有房四十間，譚爺揀個於淨房兒住下，好等令舅。何如？」一面說著，一面便叫廚房火頭說道：「譚爺嫌行裡嘈雜，另尋店住。你把譚爺行李背上，送到鼎興去。我隨後送客就到。」火頭早把行李一搭兒放在背上，出門送訖。譚紹聞毫無意趣，只得出門。周小川陪同到了鼎興店。當槽引著揀了第十七號一間小房，放了行李。周小川道：「房價照常，每日十文，不用多說。」當槽笑道：「周七爺吩咐就是。」

譚紹聞進了房內，周小川拱手道：「行裡事忙，不得奉陪，有罪罷。」譚紹聞也無辭可挽，只得一拱而別。周小川別過譚紹聞，向當槽說道：「這個人，他說是我行裡王春宇的令甥，也不知是也不是。他要走，隨他便宜。我只怕他是騙子拐子，你眼兒也撒著些。」當槽道：「那人是個書呆子。」周小川道：「怕他是裝的腔兒。我恐王春宇回來，果然是他令甥，這臉上便不好看了。大家留點心兒。」當槽道：「是罷。」周小川自回。譚紹聞生於富厚之家，長於嬌慣之手，柔脆之軀，溫飽之體，這連日披風餐露，已是當不得了。今晚住到鼎興店，只得謹具柴牀一張，竹篾一片，稻草一領，葦席一條，木墩一枕，奉申睡敬了。當槽送上燭來，往牆上一照，題的詩句，新的，舊的，好的，歪的，無非客愁鄉思。坐了一回，好生無聊，少不得解開襠褲，展被睡下。回想生平家中之樂，近日讀書之趣，忍不住心上生酸，眼中拋珠，暗暗的哭了一會。哭的睡著了，夢裡見了母親，還是在家光景。叫了一聲：「娘！」卻撲了一個空。醒時正打五更。二目閃閃，直到天明。這一夜真抵一年。

起來時，當槽送臉水已到。洗了臉，要上街走走，當槽送來鎖鑰說道：「相公鎖了門，自帶鑰匙，街上遊玩不妨。」譚紹聞將零錢並剩下銀子四兩，一齊裝入瓶口。走到街頭飯鋪裡吃了茶，用了點心。往街上一看，果然遠路旁達，街巷周通，熙熙攘攘，好不熱鬧。有兩句話，說得游子客況的苦境：

雖然眼前有景，爭乃舉目無親。

譚紹聞原是省會住慣的人，見了這個轟鬧，也還不甚在意。

游了一會，轉回店裡，悶坐到日夕，到了周小川行裡，問母舅的消息。火頭笑道：「且耐心等兩個月兒，此時不曾到半路裡。」少不得仍回鼎興店中。到晚，仍此寒牀冷鋪，又過了一夜。

若說紹聞此時既尋不著母舅，幸而腰中尚有盤纏，若央周小川覓個頭口，依舊回到開封，還可以不誤宗師考試。只因年輕，不更事體，看著回來愈增羞恥，又圖混過一時，只是在亳州愁等。先二日還往街頭走走，走的多了，亦覺沒趣。窮極無聊，在店中結識了弄把戲的滄州孫海仙。這孫海仙說了些江湖本領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邀游海內，藝不壓身。譚紹聞心為少動，遂要學那

「仙人種瓜」「神女摘豆」「手巾變鬼」「襪帶變蛇」的一般武藝兒。免不了化費少許錢鈔。

過了數日孫海仙走了，譚紹聞依舊上街走動。一日，走到城隍廟門首，只見兩個人打得頭破血出，手扯手要上廟中賭咒。

許多人齊齊著看熱鬧，譚紹聞也擠在人當中一看。卻不防剪絡賊，就在擠挨中將瓶口割了一個大口子，將銀子摸的去了。眾人都進了卷棚，譚紹聞抽身回來。走動時覺腰間甚輕，伸手一摸，有些著慌，撩衣一看，只叫得一聲：「殺了我！」腰間早已「空空如也」了。譚紹聞果然掏出書呆子腔兒，走到城隍廟月台上嗆喝了一會兒。眾人那裡聽見，也有聽見掩口而笑的。

只得出的廟來，飛跑到周小川行裡。見了周小川雙膝跪下說道：

「你救救我！我的銀子叫人家割的去了。」周小川笑道：「你起來。這叫我怎麼說，你有銀子沒有銀子，我還不能知道哩。」

譚紹聞道：「千萬看俺舅舅面上，周全周全。」周小川故意問道：「你舅舅是誰？」譚紹聞道：「王春宇。」周小川道：「您是甥舅不是甥舅，我也不能知道。你這樣子像是撇白的撇嘴吃、撇錢使。俺這開行的替買看吃，也管不了許多閒事。你走開罷，我忙著哩，要算賬去。」起身而去。還吩咐廚役道：「小心門戶。」總因開行一家，店中擔著客商大宗銀兩千條，怎敢與不知來歷的生人纏紋。所以周小川只是拒絕之語。

譚紹聞雙眼噙淚，到了鼎興店。見了當槽的撩起衣來，指著瓶口窟窿說道：「我的銀子，被人在城隍廟門割去了。」當槽笑道：「自不小心。」譚紹聞向自己房門去開鎖，連鑰匙也被人割的去了。當槽臉上便沒好氣。只見周小川行裡火頭把當槽的叫到門前卿嚶了一會兒。當槽的回來道：「相公不要著慌，這是周七爺送來二百錢盤纏，叫相公回開封去哩。」譚紹聞瞪目無言。當槽的把錢放在窗台上，走到街上叫了一個小爐匠，把鎖開了，推開門，即催譚紹聞裝行李起身。譚紹聞道：

「我明日起身罷。」只見那當槽的把衣一摟，褪了褲子，露出屁股來，向譚紹聞道：「上年在十四號房裡弔死了一個小客官，且不說店裡買棺材僱人埋他，州裡汪太爺又賞了我二十板，說當槽的不小心。相公，你看看我這瘡疤兒。」我不過是不要相公的房火店錢就罷。你還有人送盤纏，各人走開罷。」穿上褲子，早替譚紹聞疊起被子來。譚紹聞淚珠滾滾，只得裝了褙褸。當槽把窗台上週小川送的二百錢塞進去，替他背上。出的店門，就擱在譚紹聞肩上，扭身向南店門首，看兩人在閘板上著象棋去了。世情如此，也難怪那周小川和這當槽的。正是：

越人肥瘠由他罷，秦人各自一關中。

譚紹聞萬般無奈，只得背著褙褸轉出街口，向西又尋了一座店住下。次日開發了店錢，一徑出西門，直投回河南大道。

看官試想，譚紹聞在家時，走一步非馬即車，衣服厚了嫌壓的脊梁背疼，革熱了怕燒著嘴唇皮。到此時，肩上一個褙褸，一替一腳步行起來，如何能吃消？走不上十五里，肩已壓的酸困，腳下已有了海底泡。只得倒坐在一座破廟門下歇了。只見一個人背著一條扁擔由東而來，到了破廟門前，也歇了腳。二人同坐一會，那人仔細端了紹聞，開口說道：「相公呀，我看你是走不動的光景，是也不是。」譚紹聞道：「腳下已起泡了，委實難挨。」那人道：「我與相公揹行李，到前邊飯鋪，你只管我一頓飯錢，何如？」譚紹聞不曉得路上覓腳力、僱車船要同埠頭行戶，覓人揹行李，也要同個飯館茶肆才無差錯。

只因壓的急了，走著腳疼，恨不得有個人替一替兒，遂欣然許諾。那人拿過行李，拴在扁擔頭挑將起來，一同起身西行。先還相離不遠，次則漸遠漸看不見，喊著不應。過了一條嶺，那人飛風而去。譚紹聞喘喘的到了嶺上，早已望不見蹤影。又趕了一會，到個飯鋪探問，飯鋪人都說不曾見。凡從西來的行人，有迎著的，就問：「見有一人，大鬍子，挑著一付行李不曾。」只聽得「沒有」二字，如出一口。又前行遇一座飯鋪，向一個年老掌鍋的探問。那老掌鍋的直埋怨他年輕，出門不曉事體，十分是被人拐了，又添出「沒法」兩個字。姑不說那一牀被子幾件衣服，周小川送的二百錢盤纏，也全被拐去，譚紹聞忍不住，竟是望西大放號吶起來。這大路邊上住的人，這樣的事是經見的，那個管他。有捧撥他往西再趕的，有勸他忍耐回家的，各人圖當下眼淨自做生理。

譚紹聞只得仍含淚西行。走上二三里，看見一個破寺院，遠遠聽有書聲，肚內餓的急了，指望一飯之賜，遂望寺而投。

只見水陸正殿內，坐著一個半老教讀，臉上拴著暖磁鏡，在桌上看書。譚紹聞望上一揖，那老教讀手拿著書冊兒還了半諾。

譚紹聞臉上紅了一紅，說道：「晚生姓譚，名字叫譚紹聞，河南開封府人。家父是個拔貢，也保舉過孝廉。晚生上亳州尋家母舅不遇，回程路上被人把行李拐了，萬望老先生念斯文一氣，見賜一飯，不敢忘惠。」那老教讀道：「你看滿堂都是村童，我在此不過供饌而已，凡事不得自主。莊農家請先生，一飯一啄都是有前定的，我不過自己而已，焉能旁及？況且前月十五日，留了一位過路朋友，他說他是個秀才，誰知放學之後，竟將學中包書手巾部套書兒，捆載而去。今日也非關我薄情，相公還是再尋投奔罷。如果十分沒路，我可指一去處。前邊十里許，有一座寺院，叫度厄寺，是掛鐘板吃飯，常住接眾的大叢林。相公到那可吃一兩天飯，慢慢回家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飛何是常住接眾呢？」老教讀道：「北京八大常住，天下聞名。你們河南，也有常住，開封府相國寺，登封少林寺，汝州風穴寺，浙川香岩寺，裕州大乘寺，俱是鍾板大叢林。我少年都走過。」

譚紹聞道：「他不認得，肯給飯吃麼？」老教讀道：「若一定認得才給飯吃，如何叫接眾哩。凡鍾板寺院，勿論和尚道士，遊方化齋，都許到寺裡掛單隨堂吃飯。吃過三天，職堂的就問願住願行，要走的隨走，要住的便派個職事，會農務的就做莊稼，會廚子就掌鍋，會針工就縫衣，會讀書的與他教小和尚唸經。但想吃閒飯兒卻不能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也許咱俗家人吃他的飯麼？」老教讀道：「只要你有個武藝兒。不然者，你就與他挑水，打柴，喂牲口都行的。你要出家，就拜個師傅，起個法名，就是他寺裡和尚。你會應酬，就做職客和尚；會算計，就做當家和尚。你若道行深了，學問好，能詩能文，能講經說法，就舉你坐方丈。你如今不如投奔度厄寺，吃過蘭天飯，或住或走，再酌奪主意。」

譚紹聞只得辭謝老教讀，上度厄寺而來。忍餓到了寺門，果然好一個大叢林。坐在寺門一塊石凳上不好進寺。少時，一個頭陀出來，紹聞作揖，頭陀問自何而來，紹聞道：「河南開封人，因上亳州找尋母舅，路遇強人被劫，進退無路。心裡想到寶刹暫停一宿，明晨打點回家。」頭陀上下打量，不是謊言，告於職客和尚。職客的出來，紹聞仍如前說。忽聽寺內鳴鐘，職客的即邀進隨堂吃飯。紹聞飽餐一頓。說要拜見方丈大和尚。

還有一個道士，也說要參見大和尚。職客的道：「大和尚打坐入定，待明日日出後請會。」譚紹聞聽得讀書之聲，要去看看，職客的道：「有心隨喜，我引你去。」譚紹聞跟到了小沙彌讀經地方，一所五間大廳，滿院花卉竹石，好不清幽宜人。進了大廳，見了些小和尚，自七八歲以至十四五歲，有八九個，從一個半老優婆塞唸經正字。為禮已畢，小和尚捧上茶來。吃完，一個十來歲小和尚就來問字，譚紹聞接過一看，乃是《楞嚴經》鈔本，紹聞對說了一個字。又有拿《法華經》鈔本的，《波羅蜜多心經》鈔本的，圍住問字，紹聞一一告明，小和尚各歡欣跳躍之意。那教經的和尚說道：「檀越學問廣大，可敬，可敬。」

譚紹聞道：「佛經上字與儒書一般，惟有口字偏旁一一」因指著「唵」、「哪」、「伽」，「這些全不認的。」教經和尚道：「那與儒學一樣的字，是翻譯過的，所以檀越認得。這口字邊字是佛家神咒語，不曾翻譯，即是我們也隨口傳，不甚透徹。檀越就留在小寺，指誤覺迷，便是開了方便善果。」說到日晚，紹聞就在這大廳牀上睡下。次日就不叫隨堂吃飯，升在客堂與當家和尚、職事和尚同桌，飯是一樣的，但不與大眾同案了。

次日譚紹聞要去，眾僧也不強留，任其自便。

譚紹聞自哺乳褻裸之日，並不曾曉得饑字的滋味是這樣的難嘗。出的寺來，一發把悔字的境界，又深人幾層。走了大半日，腹中又漸漸空了起來，委實難受。少不得將繫腰帶兒搖了幾搖，曳著身子忍餓而行。看看日落西山天昏黑下來，心裡又饑又懼。望見前邊有個火亮兒，想定有人家。誰知到了跟前，乃是一所孤廟兒，內中有兩個乞丐向火。譚紹聞進內一望，只見赤身裸體，猙獰可畏。大吃了一驚，急退了出來。這兩個乞丐見一個秀士望裡伸頭，只說是本村後生誰在此路過，未生歹心。若曉得是遠來孤蹤，只這身上幾件衣服，便不免剝膚之患，險些兒有性命關係。

譚紹聞倖免這個大難，已不知怕，又繼續西行。到了半夜光景，聽得一片犬吠，已知近了村莊。這時已實實走不動了，直是寸

步徐移到了座大門樓下。」已拴訖。譚紹聞本是一天未曾見飯的人，已扎掙不得，遂傾倒地上，靠住門墩睡去，真正好苦也！正是：

世人萬般皆自取，一毫半點不因人。

到了次早門扇兒響時。」內出來一個五十多歲老翁，手提一面大銅鑼。看見譚紹聞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這位相公，你是從那裡來哩，怎麼這個模樣？」譚紹聞睜眼一看，見是一位老者。急欲起時，竟是爬不起來。老者攙了一把，方才站住，強作了一個揖，說道：「我姓譚，河南人。路人被人拐了行李，一天沒見飯，半夜到這裡。」老者道：「咳，餓壞了，餓壞了。跟我來。」譚紹聞隨著老人，到了草廳月。老人轉身向後邊催飯去了。少頃，一個少年跟著老人，拿些吃食東西放在桌上。

老人讓吃，譚紹聞饑口餓腸，直欲飽餐一頓，又怕吃的多了不好，只吃得七八分，推開。

方欲問姓名，忽聽有人在門前大聲喊道：「韓善人，快往橋上去，今日換橋腿磬石，人少移不動，作速敲鑼催人。」老人道：「我家有遠客，你把鑼拿的去，替我敲起來，人就到了。我昨晚已排門都對說明白了。」那人進來拿鑼，把譚紹聞看了一看，自去催人。譚紹聞此時望廳上一看，見掛著「樂善不倦」

的匾額，乃是合村公贈的。譚紹聞起身作揖，致謝留飯之恩。

老人道：「我姓韓，叫希美，草字兒韓仁山。一生好蓋廟建寺修橋補路。村西有一座石橋，乃是元朝大德二年我家前輩爺爺修的。所以叫韓家橋。如今壞了，我是功德主，募化了二百多兩銀重修，我包了總囊。今日下橋腿，我所以早起來催人。我見相公伸出手來蔥筍兒一般，必定是識字的，我想請相公幫幫忙，上個佈施簿兒，寫個錢糧人工數兒。事完時我一總送相公回家。我這偌大村莊識字人少，只有一個考過的，他如今住了房科。我的字兒一發不深，上的佈施簿兒俱不清白。相公肯留不肯？若不肯時，我送相公三百錢盤纏，相公自回家去。」這譚紹聞一向遇的都是無關切的話頭，兼且餓怕了的人，便一口承許，圖事完時，或者騎個頭口，也是好的。

話剛說定，那提鑼的進來說道：「韓善人，石匠等著說句緊話哩。」韓仁山便邀譚紹聞同往。到了莊西橋頭，只見黑沈沈一大片人，喊喊叫叫的下橋腿大石。石匠卻又顧不得與韓仁山說話。韓仁山引到橋北邊一所觀音堂內，指著桌上簿兒，交紹聞執筆。恰好有東村送來佈施銀錢、口糧等件，譚紹聞掀開簿兒，舉筆便寫，果然清清白白。韓仁山喜之不勝。因此譚紹聞遂在韓仁山家住下，幫辦起橋工。

過了七八日橋將完工，韓仁山與譚紹聞在橋頭看墊土，只見從東來了一輛大車。到了新橋頭，車上三個人都跳了下來，說道：「新橋土虛，慢慢推過去罷。」譚紹聞看那人時，一個卻是盛宅門客滿相公，那兩個不認的。遂向前問道：「那不是滿相公麼？」兩人對面作了一個揖，滿相公全不料譚紹聞到此，急切想不起來。譚紹聞道：「你看什麼？不認的我了？」滿相公方才想起，大驚道：「好天爺呀！你如何到此處？」譚紹聞遂把尋母舅到亳州，回來路上行李被拐，如今以韓善人為依的話，提了一番。滿相公道：「您這些讀書的憨瓜，出了門，除非是坐到車上，坐到轎裡，人是尊敬的；其餘若是住到店裡，走到路上，都是供人戲玩擺佈的。」韓仁山看見是譚紹聞同鄉，便上前作揖。譚紹聞道：「這便是韓善人。」滿相公忙致謝道：「多承老善人款留之恩，異日必有重報。」韓仁山也見橋工將完，正想送譚紹聞回家，只慮無人作伴，今日恰好遇此同鄉，可一路行走，甚覺放心。便把這個意思直說了，齊邀三人到家。叫車也跟的轉回村來。到了門首，一揖讓進。

卻說滿相公緣何到此？原是奉了家主盛希美之命，下蘇州置辦戲衣，順便請來了兩個昆班老教師。路繞亳州，看看生意，故從此經過。譚紹聞是主人盟弟，一向相熟，豈有不同伴相攜之理。本是兩相承請的事，韓仁山把話講出，即一口承諾。韓仁山款待一日，再留不住，送了譚紹聞兩串大錢，又叫車戶添了草料，即送客人起身。滿相公作了別，昆班教師從廂房出來道了攪擾，譚紹聞再三拜謝。韓仁山向譚紹聞道：「幫助橋工，功德不小。相公回家好好唸書，功名自有上進。」說罷倒有愴然之意。譚紹聞竟是眼眶濕了起來。出門登車，車戶一聲呼嘯，那車飛也似去了。

此服行夜宿，不一日望見繁塔。譚紹聞怕有人見，躲在車後。車走開封宋門，徑至娘娘廟街盛宅門首停下。正是：

舟拋滾浪狂風催，此日才能傍岸來。

只為曾無船尾舵。幾於魚腹罹凶災。